

帶你上高原（上）

卷一離開之謎

請不要盛夏走

害怕母親會在盛夏時光離世。她害怕母親變成遺體之前天氣太熱，那麼她將無法報答母恩，因為她滿腦子都是必須在母親不動身體時為母親唸經唸滿二十四小時。於是她的冰箱上層冰櫃儲存了許多包在超商買的冰塊。她分了幾次買足冰塊，熟面孔的超商店員以為她要喝啤酒用。她抱著冰塊走著，手心和心口都被冰窩得涼涼的，心想誰會知道這些冰塊是她害怕母親突然走掉，要擺在身體旁以防腐朽。她想著，走著，手心冰涼，臉上卻一陣熱，淚。

千萬不要把我放進冰櫃，她答應過母親。

母親依約說好舊曆年一過就離開，讓她擔心盛夏母親走的憂慮沒有來到，冰箱的冰塊完整如從小七商店剛買來的樣子，像是為歡樂啤酒添加冷度的冰塊依然包在藍色塑膠袋裡。她取出來時，甚覺哀愁。

她母親告訴過她一個悲慘的畫面，三歲女孩跑去躺在草蓆上的母親掀開母親上衣，想要吃奶，被父親抓走，哭得震天價響。母親據說跟父親說想吃鴨肉，父親去殺了一隻鴨，燉煮了薑母，母親吃了一口當夜就走了。那是料峭的春日，南方霧鎖。那個頓失母親吃不到奶被父親抓走還氣得狂咬父親手臂的烈性女孩，晚年成了躺在電動床的巨嬰，她的母親。她想去為母親煮一碗薑母湯，不含毒性強的鴨，那碗薑湯還沒熬好，就成了送行的腳尾飯。

她告訴過母親，不要盛夏走，因為太熱就只好移到冰庫，大學佛學社指導老師獅子吼告訴過她，至少十二個小時不要動，如能二十四小時更好，千萬不要冰過，會變得很難超渡母親。她聽聞過這個說法，自此非常害怕母親夏天走。但無法預料，於是買了很多冰塊預防。

霧靄裡有凍得進入骨髓深處的寒氣，母親不怕冷了。早晨天還沒亮就離宴的人還沒要趕路，她摸摸母親，心臟還熱著，母親的靈魂在等她起床。天上的星光從河岸倒映著幾抹星辰，黯淡的星光也等著深情送行。她聽到一早馳過的加油罐車子的聲響，她點燃艾草燻著，開窗，寒氣飄進，彷彿她供養千日的海底龍族與天上金翅鳥都來了。

隔壁的桂花香也飄來，有形的人只有她和還不知發生什麼事的沉睡者阿娣，沒有人打擾驚醒母親這最後五百公尺的路。

長年拖延的中風已經成為自家的事自己的苦了，最先探望的也早不來了，不曾來探望的當然也不會來。世界安靜，走後更安靜，選在凌晨時分。她摸摸母親的手，仍輕喚著媽，冷嗎？

她緩緩將窩藏在母親肚腹中的那只已經變得鵝黃色的塑膠管抽離。人工的一張嘴，胃造瘻口。前幾個月她去門診拿慢性籤藥時，醫生驚訝地說妳媽媽一年沒換胃造瘻口，下次來要帶上她一起來門診順便換喔。她笑了笑，心想也許不用到那一天。

眼睜睜看一個人等待死神等待如此之久，生命被緩緩地停掉所有的功能。一隻腳，一隻手，一張嘴，一個食道，一雙眼，一雙耳朵，一個大腦，一個心臟……。死神不是沒來，是在旁邊待著，祂有的是時間等待，人卻沒有時間忍受。她早已明白與母親的送別將是最苦的一回，卻無法解苦。以苦入苦，無有休息。見相即離，警醒再三，卻毫無招架能力。心如牆壁，頓成豆腐。

離開竟是人所不能自主的。

就離港口不遠，卻跋涉至龜速還無法抵達，必須死神出手，送別一個已經差不多早可以離開的人，卻就是送不了別。目送這被延遲離去而尊嚴潰散的生命，她自問自己情感的強度還在嗎？韌度雖潰堤，強度竟是依然。只是因為有所準備，所以她表面看起來頗為淡定。

艾草燻醒了阿娣。把手放唇邊，要她安靜，怕她見了阿嬤離去尖叫，壞了她的布局，擾了寧靜。

終於來到訣別的時間，她成了母親生命現場的現場目擊的見證人。

十二個小時保持母親的身體不動。非常不容易，母親最後近乎如繭的不動，母親吞下最後一口氣，卻要努力念經才能維持母親不被移動。

她備妥低矮桌椅與經書，放在母親旁邊，接著調好鬧鐘，準備開始整整十二個小時的念誦。生活的長期折損，突然讓她十分疲憊，幾次念經想要打盹，阿娣在旁拜她的阿拉。

十二小時之後，她上通諸佛天人下告幽冥遊神之後，正式的告別才來到，她依照在家離世的官方通報步驟，報信給陌生人，死亡首先必須讓不相干的人一起參與。

十八分鐘後，第一個陌生人來到。

里長

二十二分鐘後，第二個陌生人來到。

警察。

三十三分鐘後，第三個陌生來到。

醫生。

看看藥包，四處巡著，聞著，看著彷彿睡去的母親。

沒有他殺自殺嫌疑。

有了死亡證明書。亡者可以合法離去。

死亡必須被證明，亡者無法千言萬語。

那個曾經痛哭失去母親而咬傷父親手臂的三歲女孩，把那種悲痛遺傳給了她。整個儀式結束，她才知道，每一天都可以找到痛哭的理由，她沒有人可以咬，她咬自己。

一個小時之後，送行者來到。

1 等待離開的人

爬蟲類的極樂窩

東北季風起落，冬日結束，爬蟲類出動。沿著吹來的熱風，在藥盒與殘餘間爬行，默默爬出一條路來。臨時為母親租的窩開始出現爬行類。說是臨時，也住了上千個日子，住到牆壁油漆剝落，面窗的牆長出霉斑，所有的燈泡都壞滅。

漫長的臨時，臨時得很不短暫。

到處都有著餅乾糖果等零食，餵養著靈魂傷心的人。屋子的白牆上四處都爬行著小強，有時牠們高掛牆上靜止如標本，一掛就是好幾天。她的母親三年多來未從嘴巴進食，小強個個卻吃得肚皮撐到無法動彈。她的男友蟬男人大學短暫變成昆蟲人最怕的小強爬滿了屋子的白牆，啃書堆、抽屜雜食。

臨時的居所原本只打算住它個幾個月，這一住竟也祝出了感情。檢視廚房就知道在空間居住的情況，阿娣喜歡煮菜，她在印尼可以包辦婚宴的佳餚，也常在妹妹開的餐廳打工。阿娣一身好手藝卻遇到什麼只愛吃甜點很少吃正餐的雁兒，雁兒天生怕辣怕油怕辛辣，加上為母親祈福幾乎不吃魚肉，阿娣烹煮的往往又辣又噏，沒有一樣她有福消受。

阿娣遠離了剛來她家時的又乾又瘦，白白胖胖的阿娣畫起妝來，每天在下午自娛上傳美圖，乍看頗有幾分撫媚。照護母親簡直得心應手，八里又遠四周沒有什麼商店菜市場，所有母親與阿娣需要的事物全由她採買，彷彿她才是傭人。靠海之屋，孤家寡人偏僻偏遠，她的手臂長年扛下來，經常拉傷而疼痛，日久沾黏，難以伸展。

不僅養肥了阿娣，也養肥了母親，更養肥了以繁衍為樂的爬行生物。

獅子吼說不能殺生，不能殺生，見殺令殺自殺都不可。殺，殺無赦。這念頭養在她的腦門，使得小強在這裡築窩，快樂橫行，好幾次還爬到她母親的病床，母親一個手掌突然壓到，小強突遇泰山壓頂被夾殺得無辜。她有時心情不好見狀會拍著床吼著，走走走，快走。心情好時，自言自語彷彿跟著小強說話，視這些生

命為孤獨陷落一方床枕的母親訪客。這地球古老的生命以其強大快速的繁衍能力永遠不被消滅，環繞母親四周。

朋友給她一種蟑螂藥，給她的時候說著這蟑螂藥的特色。蟑螂吃了這像甜點的藥之後回巢，會將藥性傳染給全窩的蟑螂，滅窩如此才能滅根。蟑螂的死法就是乾枯而死，像一片枯葉，房子依然乾乾淨淨。

朋友離開後，她把蟑螂藥丟進垃圾桶。她不敢殺生，獅子吼說佛陀為何要在盛夏時節結夏安居不再沿路托鉢，就是為了怕走路踩到這些微小的螞蟻蟑螂等生物，都怕踩到牠們了，何能還刻意殺死牠們。那怎麼辦？和蟑螂共處？她記得在大學佛學社團的討論課上自己曾這樣問著。

首先妳要先防堵成因，而不是現在來問已結果了怎麼辦，在因地上小心，在結果上就盡人意。獅子吼接下來說這就是為何菩薩畏因，眾生畏果的差別了，眾生不怕因，或者不是不怕是不知怕，總是做了再說，因而後悔連連，菩薩是先思考前因，就不會有後果。比如李雁兒問的問題應該是如何讓小強不來，那就是空間要保持乾淨乾燥，守護好這個因，果就結不成了。大家轉頭看向李雁兒，好像她家裡很髒亂的樣子。但她覺得無辜，小強的生命已經超越了髒亂，牠們可以沿著水管爬上任何一個地方，除非家裡不開伙。她仍然喃喃自語著那怎麼辦？已經結果了怎麼辦？

懺悔，最萬無一失的方法就是懺悔。社團指導老師獅子吼彷彿聽見雁兒的呢喃，突然大聲說著，把她駭了好大一跳。

怎麼懺悔，請問老師，有同學問。

發露懺悔，發露就是表露，要說出來。各位不要以為自己平常行得正，沒做什麼虧心事就不用懺悔，佛陀時代每個月都有進行懺悔的儀式，叫做布薩，也就是當作發露懺悔，每個月檢視自己這些日子以來的善惡罪過，善增長，惡即滅。懺悔是連很微細的念頭都要加以檢視，何況我們怎麼知道過去世有沒有做錯事呢，尤其孩提時代，誰沒抓過昆蟲之類的頑皮事。小巴，你來說說你童年時做過什麼事？

突然被叫起的同學小巴吞吞吐吐地說，我以前住鄉下，抓過青蛙，還把牠們都烹來吃，用竹竿黏過蟬，燒死過老鼠窩，釣過魚，踢過小狗，打過我弟弟……

謝謝小巴，這些事情很多人都做過，但大部分人都覺得沒什麼，對吧。我告訴各位，絕對有什麼，這是佛教和其他宗教差異的一點，四生皆生命，四生是哪四生？

卵生胎生濕生化生。

對，四生都是生命，但童少無知，所以犯錯，沒關係，有罪即懺悔，永不再造，這就是真懺悔。

她聽著很害怕，以往也殺了不少小強。懺悔就沒有小強了嗎？懺悔小強就原諒人類了嗎？她亂想著，相信就有力量，獅子吼的聲音淡入。

想起這件往事，於是她先跟母親懺悔。她在母親耳邊說著，媽媽請妳原諒我，原諒女兒以前的韌性，對不起，請妳原諒我。母親握著她的手，力道更緊了，她

知道母親原諒自己了。接著，她朝著靜止在牆壁桌上和匍匐在地板上的小強說對不起，以前殺了數十隻你們的同類，你們現在想要在這裡待多久就多久，想吃什麼就吃吧，甚至癡心地把一些殘食刻意放在角落。

原本靜止在牆上偽裝自己不存在的小強們入夜寂靜十分開始移動，她想應該是聽到自己發出的善意聲波。如果有人記錄這一刻，應該會以為她照顧母親而有點瘋狂了。

按摩師

母親不再需要按摩師了，母親需要的是度亡師。到處都有按摩師，度亡師卻難尋。

那一整年的舒整筋骨與針灸電療，只突增母親的劇痛，母親還是故障。

需要按魔的是她自己，她的腰肩舊傷，按摩師彷彿是通靈師算命仙，通常一摸就成精地知道她身體的疾病史與傷心史。捏、掐、頂、戳、彈、擠，她的身體是刀俎下的骨肉。故障的右手關節，逐漸冰凍，卡住。而支撐她身體數十寒暑的骨架脊椎也偶爾反錯扭絞，按摩師有如摸壁鬼或吸血鬼，不是吸吮她的皮就是用擒拿術鎖住各個穴道關節，必經的迷惘與混亂，期待與絕望。回顧這歷程，所經歷的江湖奇人異士，各種奇怪的空間，各種中藥補血補氣的蔘薑枸杞味道。她買過各種療程與儀器。試過原始痛點棒、蒸腳機、氣血機、電療、針療、氣壓衣、高壓氧機。

她被母親感染似地也常感骨頭疼痛。去了各種奇異的國術館與養生館，那些月入百萬的師傅，談笑風生中就把你的骨頭折了幾下，才上午號碼到她已是三十八號，她在等待時想著這麼好賺的事，簡直不可思議。那些骨頭彎掉的人坐在藍色塑膠椅子上如垮掉的故障人。

那間靠近火車站附近的地下室國術館，師傅和兩個助理，拿著木製鐵鎚敲打著她，兩個助理架起她，把她的手拉起再硬推。師傅說感覺就像卡榫歸位。當晚讓她痛到覺得手像是被對折過的劇痛。三分鐘六百元，接著拿了一包很像羊屎的黑色藥丸給她，下一號已經躺上床。她想要問自己究竟是怎麼回事，師傅早已忙著下一位。

最誇張的是某一回蟬男人又聽到有奇人奇術可以治療骨頭疼痛。蟬男人載她來到桃園，診所滿滿像是朝香團，號碼竟是一百多號。醫師手裡拿著像電動槍的器具，往人的身上釘，生意好到整個診所像股東發放產品大會。每個空間都有人，坐的位子更是有人起來就立馬有人搶入。長得像釘槍似的脈衝光像衝鋒槍地釘著，感覺只是鬆開肌肉，對她的沾黏似乎無用。至於其他常見的什麼泰式按摩、腳底按摩、藥局買止痛藥，或復健科電動鐵床拉腰或拉頸椎，她早已嘗試到彷彿就像去拜訪鄰家似的診所。中醫診所的針灸、電針、拔罐，早已是最普通級的療程。

縮小骨盤縮腰小臉，也有為美麗而來的，這些為美麗來的美眉和因為受傷而來的人臉上神情差異甚大，美眉們總是盯著手機瞧，不若她和其他人總是盯著床上

瞧，想從別人的經驗裡暗想自己也會解除疼痛的幻覺。聽著別人的哀號，覺得自己似乎也舒緩了疼痛。

那個林森北路的夫婦按摩二人組，妻子負責抓腳，丈夫則按摩全身獨門獨派的道家傳承功夫，氣功了得，按摩時會灌注一股真氣，鬆解所有的氣血賭塞。氣血賭塞則病灶生，氣血一通百病癒。她和媽媽先是走在中山北路，楓香樹的秋日，母女兩人走在起風的下午，秋陽從枝葉中篩漏光影，那時她好想和母親一直散步下去，那是她印象中少數幾個母親悠閒的時刻，沒有罵聲沒有怨語，只是靜靜走著，朝目標天津街拐去。母親那天穿著一件暗紫色的輕薄型毛衣，毛衣靠近肩頸上繡著一隻彩翼蝴蝶，蝶翼上綴滿小水晶，在秋陽下一片流光燦爛。但母親當時的整個身形是傾斜的，走路歪向一邊且一直撞到她的右肩，於是她走到母親另一邊，但又覺得母親靠馬路走危險，又走回原來那一邊，母親繼續每隔幾步撞著她的右臂。（回想起來充滿歉意，因為她當時如果牽著母親的手走就可以免去這樣的左邊右邊皆不得的窘境，但她們不習慣碰觸，那會像炭般地火燙。她歉意著無知那時神留下的記號，給予母親走路傾斜的疾病暗示。）那日的秋陽樹影成了回憶按摩之旅的路途風景，錯身的台北都會女性的亮麗和她們的暗色形成對比，彎曲傾斜的母親時不時就轉頭對她說著，妳怎麼不穿漂亮一點？穿靚一點？她聽了笑著沒回話，她一輩子沒穿過窄裙高跟鞋，她不屬於這樣的打扮，但母親總是非常期待她穿集體認為的美，光是打扮這件事就會影響母女感情，她知道不能回嘴，以前她會回說妳又不是今天才認識妳女兒，這樣莽撞的回話往往如手榴彈，把心炸成碎片。

拐進林森北路之後，人車開始爭道，母親的悠閒感瞬間收攝，要她幫忙找地址。

妳不是來過？

來過就忘了，妳以為媽媽還少年啊？

找到樓層，上了最頂樓加蓋，按摩夫妻的客廳已經躺了三個人。

今天帶我女兒來。

漂亮喔，夫妻從按摩中抬頭說。

她看見母親被按摩得哀哀叫，按摩的男人笑說，妳是肉在痛，還是心在痛？捨不得花錢。

都痛，媽媽也笑著回應。

她母親後來就不願去了，幫母親付錢也不去，母親說真的很痛。換她一個人去按摩，但她覺得每一回去都有被偷吃豆腐的難堪。語言的豆腐，男人的暗示，趁其老婆轉身時，總是說些和性慾有關的事情，說要想像和他性愛的感覺效果才會顯著，沒要真發生，就想像。想像，跟你？她聽了很不舒服，或者按摩腹部時會被若有似無地碰觸更下方的恥骨。這間標榜有著道家功夫的按摩空間位在最熱鬧的色情酒店與旅館充斥的窄巷。經常看到拉著行李入駐日租屋的旅客川流在機

車陣中。老舊的大廈電梯上下時就像喘氣的老人，出入電梯的很多都是住在套房的金絲貓仔，夜晚就出動到鄰近的七條通暗巷。這間按摩店讓她懷念的只因為母親是帶她來到這裡的人，但母親來了三次就怕了按摩的疼痛。母親曾偷偷問她，那道長有偷吃妳豆腐嗎？她笑說沒有，怕媽媽擔心。起初是因為覺得被按了真的身體有轉好，但日久卻因為再也無法忍受那語言的暗示侵入與手的暗地偷渡。男師傅有回說，我這手法對女生身體特別好，因為我的陽氣灌到妳的陰體上，又悄悄說身體要好，要觀想和我做那件事，這樣妳就可以獲得滋潤。她笑著假裝沒聽到，身體卻抗拒地搖晃著，男師傅感覺到了還說沒想到妳這麼保守。那次她忍住按摩整個結束，換衣服時，她就決定再也不來了，心靈忍受著騷擾，身體也不會好到哪了。沒預約下回，只說要出國，要再打電話來約。

滿街暗巷懸掛著養生會館、日式中式泰式按摩、經絡推拿，腳底按摩民俗療法、雙乳壓油壓指壓、芳療紓壓，走進去彷彿動輒要刷上萬元被扒一層皮才能離開的店家總是讓她害怕，想起之前傻傻走進去以為一堂八百九的療程，按摩一半卻不斷兜售好幾萬療程的擾人，幾乎是快速穿上衣服匆匆套上鞋子狼狽離開。心志不堅時，刷上兩三萬元也是曾有過的事，買課程之後要預約按摩時間往往困難如買明星演唱會的票。

沒再去那間標榜道家功夫按摩的媽媽後來在小診所醫生的鼓吹下，朝腰間最痛的點竟打消炎針解決。媽媽慢慢意識到這些疼痛根本就是折磨人，是難以根治的。她也曾陪母親跑過一些奇怪推拿店，推門進去時感覺就像遇見上海揚州的老師傅，男人多半精瘦細膚，女人一身硬頸硬骨，帶著江湖氣。後來她才理解媽媽不再去林森北路這間店是因為媽媽不喜歡給男人按摩，媽媽守寡多年，不管各種年齡層的男生總是心懷抗拒。抗拒就按不好，就跟她後來抗拒語言的騷擾一樣，即使手藝再好都無法承受。媽媽喜歡給台灣老阿姨按摩，因為聊天可以轉移疼痛，其次是大陸女人，偶爾才接受泰國女人。媽媽也不選太瘦或太胖的，太瘦如南洋曬傷的那種烏溜溜女孩讓媽媽沒安全，胖如河馬的又嫌那種胖女孩爬上按摩床在脊柱腰椎踩踏時總讓她心慌慌。在那黑暗的密室裡，她有時會陪著母親，手握著母親，陪伴她母親勞頓的身體如舟子般地翻船漏水，被拗折反剪倒扣時發出的尖叫哀號。那是她和母親最親密的一段時光。

身體軌道因年久失修而散碎漂浮的零件得以在短時間裡被拼圖，女人們彷彿像太空機械的手臂馴服著骨與肉。最可怕的是推拿師傅為了知道哪邊氣血不通，於是朝背部的針灸或者用十幾個玻璃盞吸住血肉的拔罐，大約類似被水蛭或食人魚的嚙齒咬進血肉的痛，讓母親汗流浹背，咬牙切齒。且母親還被推拿師傅用膝蓋將其臀部頂了起來，把母親嚇得像是背後有個看不見的鬼抓住她似地放聲尖叫。母親起身之後，發誓再也不來。她自己一個人去體驗時，以為母親先前經歷的這些已是疼痛之最了，哪裡知道還師傅竟說她的身體用針灸沒效，要用小圓針才行。小圓針是一種針刀，立面如圓刀，切進肉與肉的筋脈，她被切二十六刀，一刀竟

索價五百元。她癱軟離開那間中醫診所時，首次有解離之感，靈魂與身體的解離，走回停車場上，連車的方向盤都無法握，手腳如斷裂的空痛一波波襲來。

人類演化為何無法除去疼痛感？

那些店她都說會再打電話跟他們預約，但都沒有。

未完成的雕像容顏，混濁的瞳孔裡窩藏著一潭深水，她躲進去避開夏日過度曝光的刺目之光，掃進地窖般的千古黑暗。脊椎側彎的她陪著母親來到眼科，這是第幾個搖頭的醫生了，太慢了，太慢了，彷彿說的是時間而不是結果。

她想著母親的眼睛失明是不可逆轉的疾病，一旦失去就永遠失去的殘酷。最初她是母親那一根難用的拐杖，因為她的自我太強。她在按摩時想著很希望日後能當母親的導盲犬，但母親卻逐漸失智了，外在對母親而言都是不存在了。她多麼想給母親一丁點零的視力，一點微火。「我們的身體是存在之詩，紀錄著我現在脊椎以上是蛹，人蛹之蝶，房間飄著美麗玫瑰花，雖然角落裡暗暗結著命運的蛛網.....」她喃喃自語著稱頌著這黑暗之母，要媽媽別怕，女兒的光還在。

按摩師的碼表響起，時間到了。

按摩的疼痛與舒服，結束了。一千元鈔票奉上，回家脊椎繼續側彎。

車站地下層樓的空地上擺著一整排椅子，背後站著穿著白色制服的盲人，等著路過的人停下繳上百元伸上頸肩給一雙陌生的手按摩捏掐，那些把頭擱在椅子上的人穿著染上一日疲憊風霜的白色襯衫，期望一百元的十五分鐘裡獲得短暫的舒服幻覺。她每每經過時，覺得這些人像是表演的列隊者，重複的疲憊川流在一座大型車站的地下，暗無天日的地下連結著管線似的通道。沒生意時，盲人像是靜默的雕像，帶著墨鏡如深海的魚群，也像街頭表演者。巔峰時間，他們又像是開武林大會的對決者，進行著快手練拳的反覆動作，朝每個肩頸臥伏者下各種按捏掐的重手。流動的人群與靜止的盲眼男按摩師並置，恍然是深海，一方是洋流，一方是失去光反應的魚群，快速與慢速的極端運轉中，突然有流動的洋流轉向靜默的盲眼深海時，盲眼按摩師瞬間以觸鬚探觸身體，通道裡任何的聲紋，都逃不過聽覺敏銳如雷達的盲眼按摩師。她看見一個沒有戴上墨鏡的盲眼人以濁白眼珠望著她，她知道那是錯覺，那盲眼人什麼也沒看到。但她突然瞬間如魚被魚鉤鉤殤之感，那濁白眼珠像極了母親。她想起聽見母親哭泣的那個清晨，她起身握住母親，用手揮舞在母親眼前時，發現母親的眼睛沒有反應，而母親發現四周一片昏暗時也瞬間大哭了。

在靜謐的甬道密室裡站著一整排大理石剛切割下來的那種模糊代形塑的臉龐，隱沒在森林藤蔓纏繞的黑穴裡的青苔，穿著白色制服的盲眼師傅們聽見推門有人走動的聲音紛紛豎起兩張耳膜。

她停在濁眼白珠子眼前，一副指名要這人按的姿態。遞給推拿店老闆一百元，坐下後，將頭靠在鋪著不織布的洞口，臉面朝下。她發現洞口的地上擱置著一盆小小的多肉葉仙人掌，讓無聊望著地面的人可以把眼光停在仙人掌，或許也是轉

移疼痛的方法。她聽見身後的混濁眼白阿姨按下碼表的聲音，聲線粗啞。妳肩膀很硬啊，阿姨說。眼白阿姨將指勁摠進她的頭頸痠麻穴位，放鬆後扭動著她的頸部。喀嚓一聲，骨頭錯位瞬間回正。十分鐘像是快速飛馳而過的飛船，眼珠混濁的阿姨問要不要延長啊？她抬起頭，臉上還沾著不織布，扯下不織布遞給阿姨，她搖頭笑著說了聲謝謝。很快下一個號碼就遞上來，像是百元剪髮。所有服務身體的事情都轉變成固定模式與精簡的消費時間。她用不疼痛左手抓抓右肩，感覺還是硬梆梆。身體仍像是走動一只肥肥企鵝的時間之海，等待傾倒沉積的心靈垃圾。

在車站巨大的停車之海，她找到自己的小舟，等待取車繳費時，她想起之前去找獅子吼時遇見一個很久沒有看見的所謂同修。好久不見，她打招呼著。那同修卻有點不想跟她多說話的感覺，只淡淡說，慚愧了。她頓時知道他的意思是這段時間沒來，退步而慚愧了。她正要回他我也很久沒來時，他卻急忙轉身下樓。她本想安慰他每個人都有不同時期各陷落於世俗的狀態，或短或長，或者永遠不再來者也是極多。且那些突然不來的人往往最初都是最精進的學生，他們期望高，一旦失望也就迅速退場，學佛場變成像是股票交易。或者來時像火燒，走時也向灰燼。心靈需要復健期，有些人進入漫長亂投醫的狀態有時竟至綿延一生。

從市區回家她往往開車走六十四快速道路，外環道把她住的偏僻海岸拉近了市區，這使她得以多兼點事做，多賺點錢以養母親晚年。有個朋友說，妳怎麼不住台北？她聽了心想，這豈不是何不食肉糜乎？就像語言安慰一般，泰半都是隔空抓藥似的無用。

最後的訪客

很多角色即將落幕，隨著母親即將啟動的最後一場告別的來臨。採買工拍背工沐浴工打掃工朗讀工陪病工隨著母親即將離宴人世而將告別的角色。當這些疲憊都成了身後事時，她知道她不定時想念起這些是因為母親她才擁有這些身分，獨一無二的身分。

最後一個來見還能張開眼睛手腳微動母親的陌生人是居家復健師，長照方案的一點點福利。那個個子不高老是帶著微笑的復健師是母親唯一出院後見到陌生人會笑的人，但那回他來，似乎知道那將是最後一次來幫她的母親做復健，心裡頭大約一直有個聲音在回響：最後一次了，以後就不會再見面了。於是復健師所有的聲音與動作都被放慢了，很仔細地按著。

她怕母親躺久不動變成剪刀手剪刀腳，於是請另一位付費的盲眼按摩師來家裡，這盲眼按摩師很願意到府服務，且價格公道。即使她知道媽媽不喜歡給男生按摩，但她想盲眼人媽媽應該可以接受吧。從針灸師復健師護理師按摩師，最後只剩下按摩師還撐著母親的病體，其餘都退出了。家裡沒有人走動，又恢復深海般的寂靜。這盲眼按摩師身體頗壯，看起來像是可以爬一百零八層刀梯的乩身靈體，在神明出巡的陣頭之前，吞火球刀刺背的人。

他是三十幾歲才眼睛瞎掉的。

說眼睛光明時也是曾到處遊玩的匪類人。

雁兒她自己並不給這個男盲眼師按摩，雖然這盲眼師暗示過很多次可以按完她的母親之後換按她，母女合起來只收一千元。她笑著沒有接話，只因聽過一次盲眼師跟母親附耳說阿嬤，把妳女兒嫁給我好嗎？雖是玩笑話，但不知為何她覺得這玩笑話聽起來比真話還真。也許連盲眼師都感覺到這屋子的空蕩，故意說鬧著。

盲眼按摩師邊幫幫她母親按摩，她總是在旁邊看著，像是盯著似的。盲眼按摩師也總打破沉默地邊按摩邊和她說著話。

妳的書很多，他說。

你怎麼知道？她覺得奇特。

聞到很多紙的味道。他說的時候，正把母親按得哀爸叫母。母親的眼睛翳灰，瞳孔泛著淚光，彷彿眼裡求饒中帶著生氣。彷彿說著我再活能有幾年，為什麼妳非得這樣讓我受苦？

她退到床的後邊，不敢靠近母親。

妳看這麼多書，但仍然感到絕望？盲眼按摩師又說著。沒等她回話就又說著妳的唐卡最好去裱起來，唐卡佛像裱在卷軸上容易受潮，最好改成壓克力框。

連客廳牆上掛著唐卡他都知道，她想著這人根本沒盲。你又聞到味道了？你聞到我經常焚香這不難，因為空氣到處都是香塵殘存的氣味。但要知道我掛的是唐卡，這就很難的，我可能擺的是立體佛像也可能是玻璃框的佛像，但知道我掛的是比較少見的西藏唐卡，除非你觸摸，不然不會知道。

其實我是猜的，因為妳燒的香是藏香，一般會燒藏香的都是懸掛唐卡。當然也可能是裱立體框而不是卷軸，只是憑直覺，覺得妳會喜歡卷軸，比較古典。

又何以知道我比較喜歡古典？

妳的傢俱偏木質氣味，且是老木頭的香味，這種人大概都蠻古典的。

盲眼按摩師又說唐卡上的準提佛母，妳修持得很好。

她聽了驚詫，盲眼按摩師怎麼如此精確地知道上面掛的是準提佛母像。就是要猜也會猜觀音菩薩阿彌陀佛，很多明眼人看過她懸掛的佛像還無法分辨是千手千眼觀音或是準提佛母。盲眼師還說這張唐卡將準提佛母十八臂拿的十八樣寶物，繪得栩栩如生。各臂或結印、或持劍、持數珠、金剛杵等物。

她聽到盲眼師在按摩時邊念念有詞，念咒似的念著稽首皈依蘇悉帝，頭面頂禮七俱胝，我今稱讚大準提，惟願慈悲垂加護。準提功德聚，寂靜心常誦，一切諸大難，無能侵是人，天上及人間，受福如佛等，遇斯如意珠，定獲無等等。又對她說著誦持准提陀羅尼，能得到光明獨照。所有罪障盡皆消滅。壽命延長。福德智慧增進。並得致諸佛的庇護。生生世世遠離諸惡趣。迅速證得無上菩提的佛果。准提咒印能夠滅除十惡五逆一切重罪。成就一切白法。具戒清淨，速得菩提。若在家人。縱然不斷酒肉、妻子。但依法修持。無不成就。

她聽到末句不斷酒肉與妻子時笑了，什麼都如常，像是強大的升級版，裝載著各種抵達的密語。

她聽著盲眼按摩師倒背如流的佛語，一時不知如何回答，竟像喃喃自語四地說著希望母親不要再延壽了，這苦吃太久了。

盲眼師聽到了，邊笑答邊往門外走，延不延壽不是看妳。她覺得這盲眼師根本不是盲人，根本是有著二十七雙眼睛的千手千眼觀音。

那你猜猜我長什麼樣子？她笑說。

那我得摸你才知道，盲眼按摩師笑說。

你按摩我母親全身，那你說我媽媽長什麼樣子？

妳媽媽身型偏中性，腿骨漂亮，個性應該也偏中性，不是屬於秀氣的人，但鰻大氣的。妳媽媽脾氣很急，煩惱很多，摸起來總是手腳冰冷，頭部卻熱脹。

她聽得猛稱是，覺得這盲眼按摩師根本像是一個摸骨師。

妳要我幫妳按摩嗎？盲眼按摩師又問。

不用謝謝，她快速回著，阿娣在旁聽得喀喀笑。

盲眼按摩師聽她忙說不用也心知肚明地微笑著。

他笑著嘆口氣，彷彿可惜啊可惜啊。他每回剛進到屋子，常要雁兒形容住家的河邊風景給他聽。

有一回她沒說窗外風景，倒說了手機收到不斷轉傳的勵志故事。有一個盲人在街上乞討，盲人在板子上寫說我看不見，我是盲人，我看不見，請你們幫助我。有個女生看到他板子上寫的文字，就上去幫他改了文字：我看不見你們所看見的，所以請你們幫助我。改了意思完全就不一樣，不是看不見，只是看不見你們所看見的。

你看見很多我們看不見的東西，她邊說邊遞給盲眼按摩師七百元，他來家裡按摩母親一次的費用。

他笑著說，但大家還是叫我瞎子，青暝郎。

盲眼按摩師來家裡按摩了近一年，一周一次，直到母親因敗血症住院時這盲眼按摩師也來到病床看望母親，她跟盲眼按摩師說之後就不需再幫媽媽按摩了，因為敗血症也把母親最後的餘光吞噬一空了，我想讓母親就安安靜靜地過完餘生。每回按摩其實媽媽都很抗拒，怕痛。

盲眼按摩師點頭，然後他用手摸了摸母親，彷彿道別。杵在她的面前良久，卻無語，彷彿那看不見的眼睛窩藏著一團火。

盲眼按摩師拄著拐杖離開病房，拐杖聲敲擊著地磚，蒼白的鎊絲燈下身影孤寂，他背後好像長出眼睛似的，突然轉身朝著還杵在大門口望向他走在廊道的雁兒揮揮手。

又一個轉身自此不再相見的人了。

所有的醫病關係，走到盡頭時，或許該微笑。

直到這最後一師也撤退了。(母親離世後，她捐了錢給幾個單位，依母親失去的東西來加以分配。母親文盲，她贊助偏鄉就學。母親眼盲，她贊助愛盲團體。母親腦盲，她贊助失智老人協會。母親殘障，她贊助伊甸園。)

保險員帶來的春天幻覺

保險員阿芳來到家裡的時候，看到雁兒的母親，立即明白為何雁兒會在這個生命的渡口想要買殘照險了。她生平的第一張保單

保單所羅列的身體可以補助的傷害部分，看起來像是一連串的身體精密儀器所解構的物質，不用刷存在感的無言存在，只有疼痛時會發出尖鳴。她想起阿霓口中常說的所謂的業力警報器。

身體比起所有的文學術語商業術語都要繁複如銀河，那厚厚一本關於身體的名稱之後搭配著各式各樣如宇宙星空的手術，有如顯微下的繁花抹片異景，分流術、分離術、切除術、切開術、切斷術、造瘻術、造口術、截除術、植入術、復位術、移植術、吻合術、造袋術、縫合術、整形術、修補術、重建術、剖解術、擴張術、閉鎖術、減壓術、穿刺放液術、迴路成形術，切割重塑修補擬造，有要擴張有要閉鎖的，人的身體不再是整體，而是節節支解成可供換算的保額積分點數。

無逃走神經切除術。這個字眼讓嗜吃文字如食字獸的她玩味著。無逃走？該逃走卻沒逃走的神經是什麼？阿芳聽她說著這個詞，笑說反正別生病，這些字眼都與我們無關。那買保險幹嘛？她又問。阿芳說，買來防萬一啊，萬一是千金難買早知道。果然是保險員如金玉良言的術話。母親是活生生的例子，她要防著萬一這倒是千真萬確，母親什麼保險也沒有，連勞保都被母親怕太老會領不到而早早結清。

保險不能保命，但或可保危險時的救助。阿芳又說著，還送她一枝顏子筆，上面印著手機電話，就像是摩鐵旅館附贈的筆一般。阿芳就像所有從事保險業的人員般有著對保險的執迷，認為保險的重要。她簽下保單後，將首筆款項交到阿琴手上，完成此生此世對身體的必要承諾似的慎重。

阿琴數著錢時，突然跟雁兒說，我的姊姊是利用保險的縫隙自殺而獲得理賠的，姐姐留給小孩和丈夫一筆錢，是透過完美的一場精心設計。

雁兒聽了驚訝至極，正想問細節時，阿芳的手機響起，下一個客戶臨時改時間要阿芳前往。我知道妳很好奇如何精心玩美設計，其實說穿了就是讓保險公司抓不道把柄。

姊姊怎麼走的？她問。

把車開入斷山涯，看起來像是意外，但我到現場就知道是姊姊刻意的。

妳知道，那麼精心於人心的保險公司卻不知道？

因為沒有人比我了解我的姊姊。

阿芳留下神秘微笑離去，她怔忡呆想，默默打開阿芳送的新竹米粉準備煮來吃，阿芳說這可是真正的新竹米粉，不是炊粉。

因為在電話中阿芳還特別問她喜歡吃什麼，她隨口說了米粉，阿芳便買了米粉過來。阿芳聽她說米粉時連回覆的音線拉高了，彷彿跟她一樣也是米粉的熱愛者。真是好業務員，來簽單都問客戶愛吃什麼。

米粉，為什麼是米粉？母親曾笑她愛吃麵食，卻長得嬌小毫無北方人一丁點的骨架。但米粉母親也吃，尤其是旗魚米粉。台北延平北路路口那家懸掛著小小黃紅色招牌的新竹旗魚米粉攤，每到黃昏五點半就開始有人往空位上坐，這是第一批入坐食客，等著老闆備好料之後，就會有人走到桌邊來問吃什麼。媽媽說裡工作的人好厲害連紙筆都不用就可以記住每一桌要吃什麼。米粉湯之外搭配的小菜就固定是油豆腐炸蝦紅糟肉雞肉捲，她發現並不難記，但母親彷彿看見記憶天才似的稱讚連連，一家小小的米粉店，工作人員竟有六七個。另一家和母親去吃的旗魚米粉在永樂市場旁，母親生病後她大概有兩三年沒來吃過。這天，她拉張圓凳坐下來，非常台妹的樣子，轉頭對攤位上的炒菜老闆說一碗旗魚米粉，外加一盤蔥蛋，這大概是和母親來吃時會點的簡單菜色。路邊都是圓桌，很快就有陌生人坐到她的隔壁，彷彿聚餐似的吃著。這家攤位的米粉也是一碗一碗煮的，炒過之後注入湯，味道鮮美。即使炎炎夏日，坐在戶外吃熱食卻也還是很有胃口。

她愛吃麵食，嗜吃麵包。尤其愛吃有嚼勁的刀削麵或疙瘩麵，但家裡很少煮麵，最多是炒米粉或煮米粉湯，當年的米粉飄散著米味，每次吃膩了米飯，就巴望著米粉上場，各式各樣的米粉料理都十分合她胃口，即使只是吃統一米粉都愛，尤其是白胡椒的氣味已然深植她的鼻息。從米粉取出用熱水川燙那一刻開始，她就眼睛直盯著母親手裡的鍋鏟，爆香瞬間飄散空氣，彷彿無形的詩語。米粉泡十五秒左右撈起，白茫茫如雪花，擱置餐盤等著備用。母親喜歡放入芋頭或小魚片。她最喜歡芋頭米粉和旗魚米粉，乾溼都愛，這兩樣食物躲藏著年輕母親的臉。

後來母親為了討生活異常地忙碌，因此她也幾乎成了外食族。拎著鋼碗或直接拿著自己的碗走到巷口攤位買米粉湯回家。她喜歡在米粉湯旁再加一顆滷得金黃的蛋，滷蛋絕對不能切，切了就破壞了食物的排列布局，有老闆不小心正要幫她切滷蛋時，她見狀都會大叫著別切，就是要一顆滷蛋才美。她母親聽了都說她怪咖，到了嘴巴還不是照咬不誤。她印象很深是童年時有一回和母親一起在麵攤吃米粉湯加滷蛋，母親等不及她如貓食的吃法，說還有事要先走，她看母親掏錢結帳，就放心地吃著。快喝完湯時，攤位老闆娘忽然臉越過煮的湯鍋說，妳媽媽少給五元滷蛋喔。她聽了很害怕，摸摸口袋又沒錢，心想怎麼離開攤位才好？老闆娘卻沒有轉過身洗碗，她也僵著，故意很慢很慢地喝著湯，直到看見老闆娘轉身時，她偷偷低身從攤位溜走。後來老闆娘當然是跟她媽媽要那五塊錢，媽媽告訴怪那老闆娘，說是常客，送小屁孩一顆滷蛋也小氣，討五塊錢討得像欠五百塊似的。那個老闆娘她印象也深，因為她有個綽號叫末鼻，鼻子很塌的意思，她的身形很矮，和讀小學的她差不多，後來才聽母親說這老闆娘身世可憐，鼻子塌是因為被養母丟鞋子打而擊中了鼻樑。為此，母親常帶她去吃，希望多給末鼻老闆娘一些生意。

她以前曾想要幫母親炒米粉，卻不知道米粉要先泡軟，鍋裡的料要先炒好，炒好的米粉硬梆梆，母親說難吃死了，妳是不情願煮嗎？她覺得委屈。

米粉這道食物也影響到她的個性，表面看起來她的個性如米粉雪白柔軟，但其實她的內裡如真米製的米粉，可以經歷風霜且可以承受反覆工序得來的人生。因為個性如此，所以走上一條不一樣的路，也成了一個熬得住寂寞的人吧。

她總是在母親的病床旁回憶著和母親過往的聲色，想掉淚的時候，她會走到書桌念經，祈求藥師佛的不離不棄。或者走到廚房，煮一道簡單的米粉湯，用母親往昔用的碗盛之，讓熱氣氤氳的米粉湯和她的熱淚盈眶共舞。

阿芳遞給她兩包新竹米粉，讓她掉進米粉的熱燙煙塵往事中，但這回米粉湯的浮油裡卻多了張神祕的臉，那是阿琴姊姊，決定一場精心設計的完美死亡過程裡，從出發到按下死亡倒數計時器，她的目眶噙著熱湯的濕氣，夾起第一口如霜降的米粉時，淚滴了下來。和死神的交易，必須膽大而心細。她替母親和死神過手多次，死神卻毫無提前到來的跡象。

她瞬間明白死神是不和執著者交易的。執著如鐵球，沉入苦海；空鐵鉢卻可以乘著水隨流而行。別當執著的人，獅子吼的聲音在耳畔突然如雷鳴巨響。

夢境

生命的所有傷心來得非常早。

秋風與秋雨，送行與接引的淚水哀歌，每天都在時間的廊下迴盪著嘆息，這樣的冬日，她彷彿像是一個老去的退役上校，日日在雨港裡等不到退休薪俸的通知，母親的康復希望渺茫如斯。然而當她抬頭卻眼見虛空幻化，在烏雲後方劈開一片湛然。

湛然之後，烏雲又攏上。

這夜她夢見和母親搭上一艘船。那是一艘客輪，母親看起來十分年輕，身形豐滿，海霧迷濛，微笑帶著一種美麗的愁容。

醒來坐在床沿整顆心彷彿沉在海底的古船，逐漸地瀰漫上青苔似的時光，緩慢地，她忽然想起什麼地潸然淚下，那夢裡的風景，原來這是她未能及時履行的約定。

未竟之旅，虧欠母親的島嶼郵輪之旅。

就在此時，電話響起。旅行社來電，無法取消已經定的套票，只能延期。

母親始終沒有和她一起出國過，即使她一個人離與返如此地多年，她從來沒有想過和母親一起出國，也沒有想過邀母親同行。因為她始終畏懼於每一回和母親出門的後果就是母親突如其來莫名的不開心。

等著這一天，卻沒等到。

等著什麼呢？等著母親溫柔無語地目視著她。不該這樣寫的，結果母親竟無語

了，溫柔卻尚未來到。夢中的母親跟她說，阿娣可以走了。醒來她想這隱喻著母親要離開了嗎，所以可以辭退阿娣了？

夢中的母親，看起來年輕許多，風霜雖抹去不少，然而仍是一張不快樂的嚴峻之臉，流轉在命運的苦海裡。她的母親向來嚴厲井然，不若女兒心軟濫情且鬆散。母親突然開始退去衣服，她看得驚嚇卻不捨移開目光。母親開始寬衣解帶，空間冒著水氣，氳氳中母親變成裸色的，抹上泡沫，搓揉著身體。那正是她這千百個日子最習慣的動作，她的雙手沾著泡沫從一個人獨自幫癱瘓母親沐浴，再加入阿娣(起初母親的抗拒，如果突然拉開母親覆蓋私處的大毛巾，母親仍會下意識緊抓毛巾不給人掀，後來皆用此來測試母親的意識是否還清楚)列隊女子洗澡團。和阿娣合力幫母親洗澡，開開心心玩泡泡。夢中的母親自己更衣沐浴，回返過去，甚至回到更遙遠的過去，母親幫她沐浴。因而母親突然說妳也來洗澡吧，臭摸摸。母親以前總嫌她臭，因她不喜歡晚上沐浴，沐浴後全身癱軟想睡覺，而她總貪戀不眠時光。她喜歡起床沐浴，精神清爽。後來看美國影集也都是起床沐浴，母親笑她米國人啊。未免母親叨念，晚上她就象徵性的沖洗，母親才不再數落她臭摸摸。晚年母親也臭摸摸，母親甚至曾雙手沾屎便放在鼻口聞著，臉上如貓拓的髒屎嚇得剛從門外進房間的她瞬間抓起濕紙巾擦拭母親。

夢中的母親，飄香著古早的化學人工香精，夢中都是香精。曾哺育她的母親其雙乳仍碩大挺滿，那標誌著女體的雙丘，在胸壑中挺進衰老病程，她看著母親，要母親不要擔憂。母親浴缸四邊的白牆突然應聲倒塌，浴缸旋轉在一片森林，背後黑暗的星辰傳來著光的古老訊息，仰望天空就看見過去。

母親溼答答地走下浴缸，往森林去。她在背後叫著媽媽，妳要去哪裡？千萬不要往舒服微光的森林裡去，那都是幻象。要往刺目不舒服的光裡走，那裡有光神迎接妳。母親聽了，轉身對她笑著，那微笑的臉不像母親，倒像是從她的壇城走下來的佛像，白瓷觀音。她的第一尊佛菩薩。她在母親的身影中，看見自己從一片環繞的繁榮綠景中散放出溫柔藍光，藍光如海，胸丘化成日與月，日月遍照，日月輪轉。藍色的海洋洗滌母親的憂傷，歡喜的陽光注入母親的心扉。海水不增不減，時間不生不滅，慧日恆破諸暗，她想我們母女的緣最終是要走向一個圓了吧。她看見母親的線條已漸轉趨溫柔。母親讓她看見自己也有另外一個面貌，也可以溫柔，不再以愛的暴烈來愛女兒，可以轉成一張快樂的臉，快樂的臉閃耀在日月遍照的柔光裡。她也掉入了幻象，忘了叮嚀母親，獅子吼說輪迴的列車決定進入哪一個通道其快速如光一瞬。

她們停止在光裡如塵埃飄盪時，有人搖著她的肩膀。

睜眼，看見是阿娣。輪迴的渡口，暫時封閉。

阿娣叫喚她，阿娣還在，母親就還在。

任意門關，回到現實，母親的胃造廔口長滿息肉，阿娣沒敢處理，因為一碰觸母親胃造廔口處，母親就尖叫，叫聲淒厲。她想難怪剛剛夢中的氣味是香的，但老遠好像有嘶吼聲。她起身，穿過窗簾，走進母親房間，母親的胃部糜爛，息肉長滿，自己不狠心處理就必須勞師動眾送母親到醫院，其結果只是換另一個人更

粗暴更狠心地處理，讓母親如入地獄的尖聲嘶吼。上一回母親去檢查胃造瘻口，醫生要護士撕開紗布，她邊在旁邊說著母親的胃造瘻口很麻煩息肉去了又長了。醫生沒回答她，要護士去拿東西，她也聽不懂拿什麼，只見護士拿了一個棉棒與鋼杯，還有一個奇怪的鐵線棉棒，上頭沾著她不認識的液體。醫生抓過鐵線棉棒，接著就傳來母親自失語以來最尖聲吶喊大叫的一回，她低頭看母親，乾涸的眼睛竟熱淚飄流，心跳劇烈，其痛苦可想而知。原來那棉棒上沾的是硝酸鹽，強力侵蝕息肉，竟如王水將息肉銷溶。

沒有別的方法嗎？

醫生冷淡地說，那就要用電療，一樣痛，但這只是暫時的痛，回家也頂多再痛個幾天，總比妳每天都要面對這個問題好吧。

問題是這可以支撐多久不用再回診？醫生眼睛繼續看著電腦螢幕，不想理她的樣子，只說開放性傷口就是會長息肉。她推著含著眼淚的母親離開診間，好像兩個戰敗的老兵，頓失軍糧。她心裡知道不能再送母親回診了，當初作胃造瘻口手術只想母親可以不用再掛著日夜扯離的一條鼻胃管，說好聽是當象鼻財神，其實是豬尾巴掛在臉上。以為胃造瘻口手術之後就一勞永逸，未想息肉夜夜抽長，俯視耿耿，毫無招架能力。她抓住母親可以動的右手免得母親扯到胃造瘻口的管線，一邊安撫母親好讓阿娣清潔傷口。

夢中的母親走了，清爽的微笑如夢似幻。現實的母親來了，無止盡繁衍的息肉，不清創就回堵在傷口附近，頻頻出征的戰士屢戰屢敗，日久將面臨更大的磨難。就在這時，天可憐見，知道她無路可走故勇於嘗試新品，朋友給她一瓶美國新研發的細胞還原 Redox，是鹽水製但本質卻已不是鹽水的一種水，喚醒細胞連結，且竟對清除息肉有重大的助益。息肉被控制住，每天不用再打戰了，謝謝科技，母親在夢中繼續微笑，刺目的光與柔光還不用抉擇，光音天人還給了她繼續救贖反哺的時間。

她開始下載紀錄睡眠與夢話的 A P P，寫下夢的內容，了解美夢和噩夢的頻率。她發現她總是咬牙切齒，磨牙聲從未斷過，牙齒磨得表面的瑯瑯質盡失，母親曾笑她以後會變「豬公牙」，如雷的鼾聲只有一點點，沉重的呼吸聲如前方河水的漲潮聲。至於夢，美夢沒有，噩夢有一些。多半都是喜樂參半且變形易位的夢，比如文盲母親在夢中跟她說要去大學教書，她問媽媽妳不認識字怎麼可能到大學教書？誰說我不認識字，我還上輩子還編過四庫全書呢。啊，媽媽竟吐出四庫全書，不僅識字還是文淵閣大學士，只因文字獄，又對佛經不敬才會轉世成目不識丁的人，文盲眼盲的罪因苦果。媽媽說話變得文雅起來了。媽媽拿著她的手提包就要出門了，她朝著媽媽的背影喊著，媽，妳別去。媽媽還沒回頭她就醒了。

手機叮咚響，閃爍著螢光，提醒著今天行事曆。原來是她自己要去上課，在某大學通識中心有五堂好友給的兼差，課堂文創分享。她起身看著母親，睡著的母親巨嬰，也像是夢飛過似的眉間突然皺了起來，她想失語失智的母親是再也不需用到知識了。

上帝的完美包含無限，她記得在母親住院期間曾在醫院走廊讀到這個句子，這個讓她回家之後不斷纏繞在她腦中的字句。殘破碎斷身體如何完美？時時勤拂拭可以，但莫惹塵埃根本不可能，時刻都是塵埃。

她的青春在此時是燃燒的一把炬火，只要一念差池就可能千日砍柴一火燒，這段陪病母親的歷程大概是她生命最大的峰迴路轉。灰燼無法重返森林，米也無法回到田裡，飛魚也回不去大海。

二十四是她自母親生病後常夢到的數字，她在夢裡問過幽冥遊神關於這個數字是否有指涉？幽冥遊神卻微笑說他只說過去不談未來。

過去有甚麼意義呢？她問。

過去就是未來。幽冥遊神說。

夢中的母親跟她說要去大學教書，她笑著問母親妳才小學讀沒畢業怎麼可能到大學教書，夢中她笑著，笑到岔氣地醒了過來。

少女時期她也常發生顛倒的場景，醒來時見到天色昏灰，以為上學要遲到，忙去抓制服穿，拿書包揹，經過客廳卻見母親和來訪的鄰居靜靜地看著她微笑，看她拉開門要去上學時，母親轉為爆笑，接著鄰居也笑開來。

她在母親刻意的靜默中與笑，意識到時間是傍晚，不是早晨。逐一脫下制服，在房間自己也笑了起來。昏睡時光，容易沾染朦朧氣息，彷彿一切都罩了一層霧。熬查某团仔，睏到無知時光。她轉身回房間時，聽見母親這樣對鄰人說。於今母親也進入晨昏不分的靜止時光了。但她卻無法爆笑，她常爆哭，炸開來哭的一種哭法，她覺得很有洗滌效果。

母親最初還有口腔慾望，像個孩子最先拿到東西都會往嘴裡放，香蕉抓起來就往嘴巴放，那時她想母親是餓昏了還是變笨了。

最後一年是連張嘴都難。被拋進絕望的煎熬，難以忍受的疼痛，嗎啡嗎啡，嗎啡已成了她身體最需要的無言呼喊。年輕時密道封閉，晚年食道封閉，接著尿道失守。鼻胃管與尿管成了身體的管線大人。

如果這一切可以重來，難道自己的生命就會不一樣嗎？但事實上不會不一樣，因為所有的本性都還是在裡頭，很難改變。那麼這一趟的意義是什麼？

夢中母親指示她，她必須逐漸增加睡在母親身旁的頻率，以把握最後的相處時光。母親的呼吸滯沉，吐氣如生活陸地的魚，每一口氣都要讓胸膛鼓起，如浪竄得老高地鼓起一口氣又消下一口氣。

就在這時母親第一次在她的夢中開了口，吐出的字句竟是心經：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母親的房間貼滿佛牌神像，也貼滿基督醫院福音機抽來的新約字句，隨著時光消逝，變成無言之言。所有心靈雞湯原來都來自這裡，只是語詞的變化或轉用。她長年讀的金剛經，太難，太抽離，太空無，太莊嚴。但她知道母親離開之後，她必須轉現世的安慰為來世的期盼，母親即將離開這個勘忍的世界，逐漸關閉了五感。

心裡滑過去的念頭空盪盪得可怕。母親坐在輪椅上的身體摺成一張椅子，時間久了，突然被她一拉，開始眉頭發皺地表示疼痛。她送母親回房間，拉下紫綠色窗簾，把自己和母親裹進下午的打盹時光。

白日夢突然來了。

這回夢境是母親預告自己的離別時間。

注意農曆九月十二月與一月。

她驚醒。

看行事曆，心想現在是農曆八月，即將中秋節。

她聞到臨床剖切柚子的氣息。

媽媽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已經給你很多時間了。

媽媽別在醫院離開，在醫院我作不了主。

好的，這幾日一定要返家了。

那可否冬天呢，農曆十二月正好。

農曆九月很近，很多答應的行程來不及推掉。

參加的活動行程有錢嗎？

有啊，費用給的還不錯。她知道母親在乎金錢。

她沒有把真正心底的恐懼說給母親聽，怕母親嗤之以鼻。她的冰箱上層冰櫃置滿了冰塊包，為了怕母親在熱天離開，身體成了遺體，就難以維持理想中希望安置母親身體不動至少十二小時到二十四小時的願望。若臨時發生什麼狀況，至少可以放置冰塊，燃燒艾草，維持身體不腐臭。她沒說出這樣的奇異渴望，酷寒冬天是最理想的，保母親靈魂升天不被陌生人干擾。她怕極了準備上千個日子的母離日被醫院的驚慌趕人的移動或者被陌生醫護人員翻來翻去確認死因而打亂整盤佈局母親往生日的莊嚴，寧靜才能確保母親正念不亂，啟程靈魂之旅。

她沉默許久，母親也跟著沉默。

好，就冬天離開。

母親的語氣和個性一樣簡單明朗，這是她第一次覺得母親的語言在明快中竟充滿了詩語，充滿了象徵，充滿了安慰。

距離這好年冬，她還有時間。

她勤於記錄夢中場景，收拾錯位記憶。母親的夢還沒抽繩，女兒可以繼續爬梳，以換得母親一路好走。獅子吼曾對她說心外求法就是外道。她因為母親，和夢的使者與幽冥遊神的陰司報信者交換靈魂逝者的好走情資，如是她已是外道了。但她想管它外道內道，只要能幫助母親好走，都是好道。她自我安慰，繼續擁抱多情的心。

夢漏盡所有母親想傳輸給她的夢境夢語。她作的夢如同母親臥躺的時間流沙一般漫長，夢裡母親說她復活的時間即將來臨，她不知道母親準備復活的時間比她想像的還要久，往生的復活時刻漫長得像是一場看不見盡頭的雨季。

她為母親裝置的胃造瘻口管以及尿管，這些外來器具都不放棄努力，極盡所能地服侍著母親這具即將四大崩毀的最後色身。維持母親進食的管線流進一切也倒空一切，日夜匪懈。無法進食必須在喉嚨切一個開口，無鼻胃管或胃造瘻口可以安撫胃的空無。無數的醫療器材正在服務著精密工藝的小小色身，寄居一座名為靈魂的地方。那時滯留醫院的母親病房的對門房間入住一位末期病患，是一位白天傳道晚上卻泡在酒精裡的牧師靈魂，被發現時已經身體僵硬，送來醫院就進入插管程序，一直處於昏迷狀態。她常隔著走道聽見許多教徒的禱告聲音。不知什麼原因使這位長年幫助人脫離精神苦海的牧師自己的精神也出現了裂縫，裂縫以酒精填補，再也沒有回頭路了。她聽見有教徒嘆息本來是非常有能力助人的牧師，卻因這個縫隙而逐漸瓦解了自己。他們在禱告時，她聽見祈求主的寶血來洗淨染污的我們，讓我們和主合而為一，我裡面有你，你裡面有我。唯一能解除你內心的只有神。阿門。

誠心所願，她側耳傾聽，覺得比求婚詞還美，比愛情還愛情。

佛教的祈請詞非常偉大但卻太遙遠，願一切眾生具足樂及樂因，願一切眾生永離苦及苦因，願所有眾生不僅具足樂還要永保樂的因，願一切眾生永離苦及苦因，不只苦要拔掉，連造成苦的因都要拔除，非常究竟，非常了得，但實踐起來卻困難重重，因為眾生無邊，而祈求者往往被現實掐住，常連自己都是破舟度河的泥菩薩。願一切眾生遠離冤親愛憎住於大平等捨，遠離冤親愛憎，她沒有遠離，反而更靠近。每一個下一步都成了艱難時，要胸懷他人已難何況胸懷大千。

她發現自己睡著了，竟跟夢中的母親抬起槓來，母親來了，對她說女兒，我看妳一直在檢討自己，不用難過，妳別怪自己，媽媽不怪妳。這三年來有妳在我身旁，我很高興，只是我無法開口說話，無法說出我對妳的愛，對妳的關心與憂心。

她醒過來，滿臉淚痕。

自我辯證是無意義的，還不如母親夢中一句話